

風流宰相臥龍床



目次

之一	良恭不良	4
之二	尺寸不合	12
之三	一雨成秋	20
之四	罄竹難書	28
之五	不可勝書	34
之六	明鏡照形	42
之七	往事知今	52
之八	不可深究	60
之九	欺上之罪	70
之十	罔下之禍	76
之十一	雲散風流	86
之十二	項莊舞劍	94
之十三	意在沛公	102



之十四	街角祝福	112
之十五	不吝珠玉	122
之十六	飛龍在天	132
之十七	魂牽夢繫	140
之十八	此心可鑑	148
之十九	懷寵尸位	160
之二十	元宵行樂	170
之二十一	皆大歡喜	186
番外		
東之子宸，西之珀齡		196
碧藍如黛		214
安公憶昔		230
後記		246

## 之一 良恭不良

他第一次見到溫良恭是在宮裡的學堂上。

除了十個皇子以外，大臣們爭相把自己的適齡兒子送來當伴讀，溫良恭則因為他老子就是太傅，案前早就備好他的席位。

溫良恭自幼天資聰穎，溫太傅早早就想幫兒子鋪路，原先盤算著要讓兒子跟皇帝最寵愛、最有可能封太子的三皇子混熟。

怎知千算萬算卻沒算到兒子除了聰明以外，還特別招桃花。

溫良恭在宮裡讀書玩耍才半把個月，竟默默養出一批宮女親衛隊。

當他們在御花園踢蹴鞠玩樂時，附近那是十面埋伏，只要溫良恭踢得好，就有姑娘的喝采聲傳出；要是溫良恭跌倒了，則會聽到左右各一句好心疼啊。

皇子們看了都很不是滋味，想跟他們的老子兼天下第一人告狀時，天道恢恢，溫良恭竟先被溫太傅氣呼呼地拎著回府。

「看看你都做了甚麼好事！」

「爹，我甚麼也沒做啊。」

「甚麼也沒做會害公主掉進湖裡？」

原來，三公主也是死忠親衛隊的一員，為了偷看溫良恭，不慎失足落水，所幸並無大礙。

他去探望三妹時，她還拉著他的手，說良恭哥哥怎麼長得那般好看，像星星、像月亮。

他聽了很不是滋味，小時候總抓著他的手叫五哥哥的妹妹就這樣被溫良恭勾了魂。



八年後，溫太傅回想此事才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聖上臨終前竟立了五皇子為太子，隔年登基，他因未傾向三皇子黨，而受太后支持成為宰輔。

如錦上添花般，同年溫良恭高中狀元，三年後陞任右中允，京城裡溫家勢力如日中天。

可即使仕途順利，溫良恭卻從未讓溫宰輔省心。

小時候的他是靠皮相勾引桃花，長大後的他除了天生麗質外，不俗的談吐與若有似無的撩人手

法，不分男女老少，他一律平等，只要看上眼的都吃，讓他贏得京城第一風流男子的美名。

且他在公務繁忙之際，仍可抽空遊走於花叢之間。早朝結束後陪李夫人喝茶，中午與何姑娘吃飯，途中向擦身而過的美男子拋媚眼，下午忙完公務到日落，晚上還有空跟江公子遊河。

有人記錄下他某日行程後，讚稱他為當代時辰調動大師。

雖然旁人跟溫宰輔都氣得牙癢，但溫良恭未曾落下公務，對於身邊男女也都安撫得服貼，讓人抓不到小辮子。

不過，夜路走多了，還是會碰到鬼。

他在刑部尚書上奏的摺子裡，竟然看到溫良恭的名字。

該案簡言之，蔡氏為了溫良恭謀情害命，殺害親夫，蔡氏聲稱是自己一人所為，刑部亦查無溫良恭涉案，但溫宰輔卻說小兒與此案脫離不了干係，身為族長自行請罰。

他歪頭問身旁的徐公公，「溫宰輔跟他兒子怎回事？」

「小人以為……宰輔是趁機想讓風流成性的溫右中允學個教訓。」

他吊了吊眼，心道，家事也要朕來批？

那就批唄。

他加上了兒時的舊恨，一紙把溫良恭貶到邊疆。



可能是邊疆的審美差異，也有可能是溫良恭一嘴花言巧語對胡人不管用，在那邊安安分分地過了五年，直到溫宰輔重病倒下。

「皇上，臣自知將不久於人世，有個不請之情……」

「變法尚未完成，溫宰輔還得再幫朕好些日子啊！」

「臣正是擔憂此事，」溫宰輔虛弱地搖頭，「臣希望皇上可以把小兒溫良恭調回城裡，小兒雖個性乖劣，但卻是臣見過最聰明伶俐的人。且他看在我這個將死之人的分上，必將為皇上奉獻心力、肝腦塗地。」

溫良恭趕回京城，見到溫宰輔臨終一面。

沒有人知道溫辛輔跟兒子說了甚麼，只知道眾人眼中，溫良恭像換了個人似地，認真公務，協助皇帝後續變法政策。



甚麼奉獻心力、肝腦塗地，頂多就認真個數日吧！

都還沒下朝呢，那人就忙著向身旁道貌岸然的國子監監丞拋媚眼，人家可沒理他。但可惡的是，他立刻點名問他意見，溫良恭竟還能批點工部缺失，想罰他都沒理由。

溫辛輔留了這個兒子給他用，是好是壞，他也不懂。

只是，為了皇城的和氣，他不得不好好看管溫良恭。

他以商談國事為由，日日留溫良恭在御書房，倒也沒討論甚麼，就是把他放在眼皮下辦公，不放到城裡禍害男男女女。有時候留得晚了，還直接讓人睡下，這都是為了皇城的和氣，絕無私心。



「皇上，臣將今日的摺子都寫完了，臣已三日未回府……」

他沒等溫良恭講完就否決，「放著，朕批完才准你走。」

溫良恭眨了眨眼，肚子裡的話沒說出來，皇帝卻從他表情讀了出來，這是頂嘴的意思。

「嫌朕批得慢？」

「臣不敢。」

溫良恭端坐在自己的小桌旁，魂魄卻不知道飄到哪去，諒是哪個美女美男的溫柔鄉吧。皇帝批摺的毛筆停了下來，望向溫良恭。

這個人總是這樣，遠在咫尺，近在天邊，永遠抓不住他真正的心思。

眨到邊疆時，悶聲不吭；溫宰輔去世時，悶聲不吭；把他抓來自己身旁，悶聲不吭。

可今天約是黃道吉日，溫良恭竟主動開口。

「皇上。」

「啥事？」

「臣近來聽聞城中一句流傳的段子。」

「說來聽聽。」

「溫良恭，良恭不良，風流宰相臥龍床。」他抵了抵嘴，卻抵不去唇邊的笑意，「皇上夜夜要臣留宿宮中，臣的名聲都被敗壞了。」

「愛卿不會在意這點流言蜚語吧。」

「臣當然不在意，在意的是背後的涵義。」

「說來聽聽。」

「這不單是臣的名聲，還有皇上您的名聲，但既然能流傳，就表示有人授意，至於有誰能授意……」

步下臺階，到溫良恭身旁。

「愛卿以為授意的人在想甚麼？」

「大概是看臣不順眼吧，只要把我跟皇上您綁在一塊，誰還敢跟臣談情說愛呢。」

他一擺袖，「知道就好。」

「可是啊，皇上。就算是臣，也會挑人的啊。」

「溫良恭！」

## 之二 尺寸不合

他下了早朝，正為幾件國家大事煩心時，忽地想起那個人。

他二人昨夜暢談新法，溫良恭還徹夜未眠將評點官員的考成法初稿完成，皇帝體諒他辛勞，免了他上朝，還讓他在御書房後面的房間歇息。

那間房雖不是皇帝寢宮，但也只有他天皇老子才能睡的，今日讓溫良恭躺了，流言蜚語八成又要多了些。

皇帝覺得自己委屈點沒關係，這都是為了皇城內的和氣，還有世上男男女女寶貴的真心，萬不能縱放風流宰相欺人。

他原要回寢宮，卻就此硬生生轉了個彎，心道：我只是去看好那個人而已，一不注意他就亂跑，賊得很。

「小人以為皇上要回寢宮歇息了，已備好茶點，還是要在御書房用膳呢？」

宮裡人人都是人精，徐公公雖已盡力壓抑情緒與聲調，但他還是聽出了話中的不對勁。

皇帝快步走進御書房裡的房間，果真看到床上躺著兩個人，諒他修養再好也忍不住大罵。

「溫良恭！」

溫宰相被這一喝，才幽幽轉醒，可他沒在意皇上的心情，反而安撫懷中被嚇哭的人兒。

「小安別哭，皇上就是聲音大了點。」

他氣得差點把床柱掐出個洞來，續罵道：「朕早警示過你，不可把男男女女帶到朕的床上來！」

「可小安是小太監啊。」溫宰相據理力爭。

「不男不女的也不行！」

「皇上，容臣諫言，您怎麼能說太監不男不女呢。」

啪嘰一聲，黑桃木床柱就這麼被龍爪戳穿了。

隨後，徐公公急忙進來把小安帶走時，皇上這才看清這小太監小得都能當溫宰相的兒子。

「溫良恭，你真禽獸！」皇帝咬牙切齒地道。

溫宰相坐在床邊收拾衣冠，不忘作揖道謝。

「皇上，這稱號臣就收下了，但臣可沒對小安動手動腳，只是這房間太大書太多溼氣重，臣便要他過來暖個床，小孩兒抱起來暖暖的最舒服了。」他斂了斂眼色，「可惜他真的太小了，臣沒有要回應他的感情。」

「你……禽獸不如！」



溫宰相被皇帝轟出了宮，說三日不想再看到他，他本人倒也樂得開心，天底下還有甚麼比白白賺到休沐更快活的事呢。

沒搭轎慢慢走回府裡，路上不忘搭訕美人。

「姑娘，我們是第二次見面吧，因為我昨晚好似夢到妳。」

「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變得跟妳更加親近呢？像這樣走近妳身旁也好，但溫文儒雅的我不太

擅長這樣的事……」

「若能每天都跟公子你一起走在這大街上，何其幸哉。」

不出一日，京城裡又有許多男女墜入了溫宰相的甜言蜜語中。



翌日不用上朝，溫宰相一身青衣，風流倜儻，打轎到荷花池畔旁，聽聞近日荷花開得美，他暗想能跟美人們來個不期而遇。

怎知來到池邊，荷花竟一夕之間全沒了，他詢問一旁老人怎麼回事。

「荷花啊，昨天有個檢姓公子花錢請人全摘走了，那公子很大方，我也賺了一筆。」

美景沒了，自然也沒有美人來散步，溫宰相呆坐許久，無奈作了首無花詩。

休沐二日，這天開始熱了，溫宰相一身白衣，清新俊逸，打轎欲往竹林乘涼，他暗想也許能跟美人們來個林中嬉戲。

怎知來到竹林旁……哪還有甚麼林，全被砍光了，他詢問一旁搬竹子的壯士怎麼回事。

「竹子啊，前日有位檢姓大戶人家，說要用竹子做涼亭，就把這片竹林全包下要我們砍了。公子不好意思啊，我忙活去了。」

竹林沒了，自然也沒有美人同嬉戲，溫宰相蹲在一旁，哀哉作了首無竹詩。

休沐三日，今日不出門了，溫宰相隨便穿穿，在府裡池邊品茗兼餵鯉魚，想著鯉魚怎能吃得如此肥美，而他卻連著三日餓壞了。

「老爺，門外有位檢公子求見。」

他一擺手，「讓他進來吧，好好招待，怎麼說也是個皇帝。」

化名為檢公子的皇上跟溫宰相坐在涼亭裡，皇上難得出門，東看看西看看，另一邊溫良恭還氣著，實在不想同他說話。

「愛卿近日起草新法諸多辛苦，休沐三日可有休息好？」

「謝謝皇上關心，臣……」溫良恭嘆了口氣，還是得把此事處理處理。

「臣覺得再這樣下去不太好。」



「愛卿怎說？」

「皇上是知道臣的，臣若有喜好，總不吝於表現，臣並非欲擒故縱之人，不行的，就是不行。」

皇帝啣了口茶，喜怒不形於色。

「愛卿是說，天下人都可以，就朕不行？」

溫良恭挑了挑眉，「臣不敢。」

「給朕理由。」

他將茶一飲而盡後，拿起杯子，放在茶壺壺口上，皇上見狀不解地皺眉。

「皇上，這杯子是怎樣都塞不進茶壺壺口的，因為尺寸不合。尋歡之事尋的是歡，弄得雙方痛苦就不妥了。當然，茶壺是臣，您貴為九五之尊，不會委於人下，是否？」

「你、你怎知朕的尺寸？」

溫良恭眼刀射向龍袍那處，「臣乃風流宰相，怎會覺得臣沒看過？」

饒是皇帝也被溫宰相這番露骨的話嚇得起駕回宮，沒看見對方在他身後得意揚起的嘴角。



皇帝苦惱多日，最後還想過要為了溫良恭「委於人下」，然而，就在他夜夜失眠的某日，突然想起一件陳年往事。

當年溫良恭被貶到邊疆時，唯有一件八卦傳回京城——驃騎大將軍亦是他的入幕之賓。

驃騎大將軍，比朕高的驃騎大將軍，比朕壯的驃騎大將軍，比朕大的……委於溫宰相身下？

當皇上查清楚溫良恭原是在唬弄他的時候，驃騎大將軍已白白承受龍座上傳來異樣的目光好些日子了。



### 之三 一雨成秋

驃騎大將軍陸勁秋是皇太后的姐姐的女兒的兒子，簡言之，皇親國戚，故他也是從小進宮跟皇子們學習的孩子們之一。

若見過兒時的陸勁秋，必訝於他成人後變化之大。在當年一票達官顯要的小孩裡，溫良恭以一張好皮相鶴立雞群，陸勁秋卻因矮小瘦弱，常被忽視或嘲諷欺負，三公主便常常取笑他陸府是沒給他飯吃才長成這樣。

話說回來，三公主當年為了看溫良恭落水，陸勁秋也被牽扯其中。

陸勁秋彼時去小解，卻在路上遇到煞星三公主。

「三、三公主。」生在官宦人家的孩子很早就懂得誰該恭敬討好，陸勁秋退了三步打恭作揖向公主請安。

另一方，生在宮中的孩子亦很早就懂得任性霸道，三公主兩霑輕哼了一聲，連個眼色都不

給。

當她就此路過，陸勁秋也鬆了口氣時，雨露忽然問道。

「你們不是在書房嗎？怎麼會在這裡。」

「報、報告三公主，太傅今天身體微恙，便早早讓我們去玩兒。」

雨露聞言欣喜，「那良恭哥哥呢？他人在哪？本公主要去找他！」

陸勁秋被雨露壓著帶路到御花園後，雨露要宮女們離三尺遠，兩個小孩兒躲在池邊樹旁，偷偷望著溫良恭。

「良恭哥哥怎麼那般好看啊，怎麼看也看不厭，還想再看清楚些。」

「那公主可以靠近點看呀。」

陸勁秋老老實實的建議卻捱了一記爆栗。

「你真是蠢，本公主怎麼可能靠近看良恭哥哥，他都還不認識本公主。」

「那公主可以去認識啊，我幫公主介紹……嗚，疼啊。」

陸勁秋又捱了第二記，不禁心道：三公主長得小巧可愛，為何手勁如此之大？

「蠢人就給我閉嘴！本公主怎麼可能在這裡認識良恭哥哥，我要在花好月圓之日，裝扮得美美的，才能跟良恭哥哥不期而遇。」

怕疼的陸勁秋不敢再說話了，只能暗道三公主是不是話本看太多。

「欸！良恭哥哥跑遠了，我看不到了，陸勁秋你快趴下來，本公主主要爬到樹上看他！」

陸勁秋沒來得及說話，就被三公主為愛強大的臂力壓在地上，隨即感受到先後一雙小腳踏在自己背上，他生怕公主摔下來，便動也不敢動了。

「公、公主，小心點！」

兩露眼裡只有良人，哪聽得進陸勁秋的提醒，她抓住樹枝急要往上爬，卻沒注意到那枝桠不夠粗，應聲脆裂，人就這麼跌下來滾了三圈掉進池塘裡。

陸勁秋跟宮女太監都急上前救人，就連另一頭玩蹴鞠的孩子們都察覺池邊似有大事。

所幸，池水不深，三公主只撞傷了手腳。除了太傅把溫良恭拎回府外，三公主怪罪陸勁秋當墊子不牢靠，才讓她摔傷，陸勁秋也被老爸陸尚書罰閉門讀書，不得再入宮。

而陸勁秋自此事後，發奮習武，鍛鍊體魄，硬是在書香門第的陸家裡，以武出人頭地，成為

鎮守邊疆的驃騎大將軍，善哉善哉。



「真懷念啊，當年在宮中讀書玩耍的日子。」

陸勁秋得知兒時玩伴溫良恭被調到邊疆，便擺席為他接風。

與陸勁秋多年不見，縱是溫良恭也嚇了一跳，以前那個看起來永遠吃不飽的小孩跑哪去了，眼前這個魁梧的大漢又是誰？不過，他一身腱子肉看來太硬，硬嗑下去會掉牙唄。

溫良恭刻工夫就打消對陸大將軍的非分之想，輕鬆愉悅地與他把酒話家常。

聊到一半，溫良恭學到了一個道理，吃肉長肉卻不長腦，陸勁秋還純情得彷若當年，特別是  
他漲紅著臉問三公主近況的時候。

「良恭，你、你可知……三公主……近來可好？」

「三公主挺好的，我來此之前還跟她喝過茶。」溫良恭暗自加了句，被逼的。

三公主兒時矜持，長大後卻像是要把之前攢下來的情意一次倒出似地，常追著溫良恭跑。

溫良恭並不討厭熱情的美人，但任何事都過猶不及，送衣送禮，蹲點蹭飯，三不五時召他入宮，還有一次冷不防出現在他的被窩裡，他真的怕了。

只得慶幸當今聖上看他不順眼，任憑三公主哭鬧也不願意將溫良恭「許」給她，還因為溫老頭子求罰，貶到他到此地，讓他落得清淨。

但以後總是要回京城的，皇上也有可能忍受不住三公主任性卒然降下婚事，這怎麼行呢……溫良恭還想著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時，陸勁秋就無巧不成話地撞了上來。

「三公主……跟良恭感情真好，想必好事也近了。」

陸勁秋邊說邊握緊配劍，顫抖劍尾顯露他的真實心聲……不，光看他如喪考妣的臉也知道這人的情意深重，憋不住心事，以一言之，蠢。皇上派這樣的將軍守邊疆沒問題嗎？

「勁秋啊，我跟三公主不會成婚的。」

「咦？可、可是公主她——」

「我另有心上人。」全天下的男男女女都是我的心上人，喔，宮裡的除外。



「那、那公主她——」

「我同她說了，她也明白。」啐，同她說了好幾次也不明白，你還是快把公主拿去吧。

「啊、啊我——」

「對，你還有機會，我會幫你的。」

溫良恭在邊疆那五年除了想辦法攻略胡人美人外，還得抽空替陸大將軍寫情書追求三公主，更利用鄰國求親之事設局，獻計讓皇帝以公主已與陸將軍有婚約為由拒絕聯姻，並在兩人大婚後將驃騎大將軍留在京城。

這也是溫良恭與驃騎大將軍被傳八卦的原由。



「今日能與妹婿暢聊邊疆之事，朕十分開心。」

「都是些芝麻小事，是皇上不嫌棄臣說得無趣……」

「怎麼會無趣，塞外風情很有意思，」皇帝斂了斂眼色，再道：「那溫良恭在那邊五年，除了幫你寫寫書信外，還有別的事嗎？」

「溫宰相除此之外都專心致志於公務，絕無怠惰。」  
套了這蠢木頭半天的話，看來他跟溫良恭確是清白。

皇帝沉吟之時，陸將軍再問道。

「皇上，臣尚有一事不解。」

「說吧。」

「皇上今日為何邀臣一同入浴？」

皇帝乾咳了幾聲，又瞄了水底下陸將軍的胯下一眼。

的確不小，跟朕差不多。

隨後，皇帝四兩撥千金把話題撇開，還邀驃騎大將軍對月飲酒，一甕人喉後，還從醉醺醺的陸勁秋口中挖到更多消息。

「皇上，還好雨露嫁給了我，良恭說甚麼有心上人，結果天天摟著不同人，有一次還跟個胡

人好上，害我以為他通敵，軟禁了他並抓那胡人過來審問。」

皇帝急問，「結果呢？」

「結果胡人說是良恭勾引他，說想試試跟胡人龍陽之好。」

皇帝速問，「承歡於下的是誰！」

「那只能是胡人啊。」

皇帝有些失落，溫良恭沒騙他，真是尺寸問題嗎……

「對了，胡人說甚麼騎乘式……我也不懂。」

「騎、騎乘！你、你可知胡人的那話兒多大？」

陸勁秋雖然喝醉了，但也覺得皇上這問題有點奇怪，不過還是老實地回答。

「胡人都人高馬大，那話兒還真的比我們都還大。」

溫良恭！去你的尺寸不合——

## 之四 罄竹難書

當朝皇帝以好學聞名，縱使繼位後忙於國事亦不落下學習，猶愛各種新奇知識。

西洋傳教士進京覬見先皇，獲得在京永駐的許可，除了各種新奇方物送進宮中外，西學也漸被接納引進。雖然一部分守舊士大夫常進言於君，不可忘本，但皇帝仍當成耳邊風，常要傳教士進宮教他西學，如數學、天文、機械、曆法等。

今日傳教士的課是邏輯學，皇帝聽得津津有味，覺得實在太有道理了。

「徐公公，你知道亞里斯多德這個洋人嗎？他在做這邏輯學的過程中提出一種方法，利用這種方法，在遇到難題時，對各種意見和答案進行『推理』，從而得知真相，」皇帝拍案叫絕，「這洋人實在太有道理了，對吧？」

「皇上，這些話小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啊，甚麼亞里斯多德甚麼邏輯推理，聽起來像報菜名啊，」徐公公訕訕一笑，「皇上是否要傳溫宰相進宮？」

溫良恭是少數能接受、理解西學的官吏，也是少數能跟皇帝聊這個話題的人。然而，皇帝自從上次因「尺寸不合」被溫良恭耍了一回，便氣得把他攆到城北去監督修城牆，讓他天天晒日陽，看腦子能不能端正規矩點。

皇帝邊翻著《邏輯學》邊暗自盤算，也十餘日沒見到那個只有臉能看的宰相了，被晒成黑炭倒有點可惜了。

當他正要開口傳喚時，看見人精般的徐公公眼眉微彎，一副「我就知道你在想甚麼」的模樣，忽地氣不打從一處來。

「罷了，不傳。」在他想到方法對付溫良恭前，不傳。

徐公公失望地退下，回頭替皇帝換了壺新茶過來，順口提了一句。

「不知這亞里斯甚麼多的洋人跟咱們溫宰相何人比較厲害？」

皇帝不假二想，「那當然是亞里斯多……對了，就是這個！」

他話說到一半茅塞頓開，一掌打在徐公公背上，差點把他的老骨頭打散了。

「我就要用這洋人的東西對付溫宰相。」

徐公公一邊咳嗽順氣，一邊覺得這話聽起來好似奇妙。

罷了，他是皇上啊。



不出數日，皇帝讀懂了《邏輯學》，理解了三段論證，質料因、動力因、形式因以及目的因。綜合以上方法，要對付溫良恭，得先了解溫良恭。

雖然兒時一起讀書玩耍的時光不長，但皇帝記得溫良恭彼時性格不若現在風流狡猾，就算宮女們對他特別好，也不會恃寵而驕。

因三公主落水一事，溫良恭被太傅帶回府後，兩人多年未見，再次看到這個人，已是他剛繼位後的首次殿試，除了潘安容儀、才章富瞻令人印象深刻外，溫良恭頗向身旁考生送秋波也是一絕。但他當時並未多意，可能多少也帶了點討好溫老宰輔的私心，將其子列為狀元。後來幾年，只知道此人在京城中生性風流，讓溫老宰輔傷透腦筋。